

#

第一天結束復華中學的教學後，一個學生的面孔在腦中揮之不去，她綁著包頭笑起來活潑可愛，卻隱約透出的對課堂的興趣並不高，一開始讓我的教學感到相當緊張，深怕準備的教學無法激起孩子們的興趣，但文化的不同剛好成為了我們建立關係的關鍵，在經過幾次的教學之後，她開始願意窮盡各種方法讓對話可以繼續，不管是比手畫腳、用泰文問同學某個詞的中文，或是我一個一個猜測她想表達的意思，在這一來一往間，語言也就不再是隔閡。在和學生越來越熟之後，學生的個人特質也就越加明顯，有些熱烈參與各項活動、有的喜歡畫畫、有的喜歡打球，面對他們的時候，就好像面對已經帶了許久的班級一樣熟悉，只可惜等到我可以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時，也到了離開校園的時候了。

到了榮民之家，原本擔心大爹已經忘記我們，沒想到迎面而來的是大爹們溫暖而友善的笑容。大爹們看著我們身上的社服，彷彿知道我們與前幾年來陪伴大爹的人們屬於同一個團體，因此非常開懷地讓我們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中。尤其我去年陪伴過的大爹看到我，便熱切地與我揮手打招呼，儘管大爹因為腳受傷而坐輪椅，他仍靈活地移動到自己的房門前，指著去年我和他一同拍攝的拍立得相片咯咯笑著。

最讓我難忘的，也是在熱水塘村陪伴的大爹，大家習慣稱他為「老六」。老六是榮民之家中，從雲南退入泰緬邊界中唯一僅存的三軍孤軍，也因為在榮民之家中其他大爹都是五軍夥伴，兩軍之間少有往來，所以老六在榮民之家中大多與其他大爹較少接觸。但他總喜歡指著遠方，說著「啪黨、啪黨」，說完之後，他的笑容也就更加燦爛。原本我完全無法理解老六究竟想要表達什麼，但在我們到了位於「帕黨」的培英中學參訪時，已退休的校長說到帕黨過去是三軍所防守的戰域位置，而培英中學的這塊地，在過去是泰緬孤軍的榮民之家所在地，更是熱水塘村榮民之家的舊址。此時我才了解，老六所說的「啪黨」是他此生為中華民國貢獻五、六十年之地，帕黨早就成為了他心裡的故鄉，也因此在此說起帕黨時，老六的神采總是無比榮耀與開心。

這次出團，最大的收穫則為「丟掉自己的舒適圈」。記得在某次檢討分享時提及，對於「陪伴」一個與我素不相識的陌生人，其實對我來說有著極大的壓力，「陪伴」的開始，就代表著關係正在建立，但服務期間的不結束，也往往代表關係的結束，這樣的情境總讓我覺得內疚。但經過這次的經歷之後，一句「明年還會來嗎？」不論是華校校長、學生、甚至是我所陪伴的大爹，在我們即將離開時，都會展開笑顏的期待再次看到我們，但是這次卻沒有那樣的內疚感，我想可能代表著明年的我一定還會再回來，我也相信，會和大家一起回來。



